

書 叢 庭 家

育 教 的 童 兒

著 凱 倫 愛

譯 民 澤 沈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家 庭 叢 書

兒
童
的
教
育

愛倫凱著
沈澤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

戀摯銜感何窮敝館雖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反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國難後第一版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譯者序

兒童的世紀是瑞典女著作家愛倫凱(Ellen Key)的一部傑作，凡是研究婦女問題兒童問題的人，差不多全要讀一遍的。兒童的世紀第三章論兒童的教育，尤爲全書精采所在；Edward Bok(美國 Ladies Home Journal主筆)謂可爲「父母指迷津」，凡有小孩子的人家都當備一本，所以他從英譯的兒童的世紀中抽出第三章別印爲單行本，題名爲兒童的教育。我們現在也仿照 Bok 的意思，從兒童的世紀中譯出兒童的教育，以餉凡有兒童的父母及研究兒童教育者。

一九二三年三月譯者記

兒童的教育

多年以前，德國的大詩人哥德曾著作一部小說名少年維特之煩惱，在那部書裏，已經表示他明明白白的了解個性的和心理的教育底重要了。他說明怎樣在兒童底性質裏面就藏着未來的意志之力，怎樣在兒童底件件過失中同時就包涵着可以生出善果的根苗。我要說，兒童底世紀已在他這種了解中露出一線曙光了。他大聲疾呼道：『我常常在想起那人類之師表的耶穌底一句金言呵，他說：「假如你們不能像他們中的一個底時候！」可是現在，我的好友！我們把那些該認為我們底平等的人，該認為我們底模範者的小孩子，在當作下人般看待着呵；我們說，他們是不該自己發表意志的；那麼我們是否也不該發表呢？我們的特權在那裏？難道因為我們

年紀大些，經驗多些，所以就可以混出主意麼？仁慈的上天！在你看來，不過有老幼之別罷咧，誰不是孩子呢？而況您不是已經差遣您底使者明白宣告過，小孩是您所更寵眷的人類麼？然而世人終是不可救藥的，他們知道敬他，却不知道聽他的話——唉！他們照他們自己的樣子把小孩們模鑄了！』（維特給他朋友威廉的信）

他這一段是責備世人的話，但是我看正可以用來批評今日的一般教育者。他們開口閉口不離「進化」「個性」「自然的傾向」這等新名詞，自己說是很信仰的，可是實際上的行為完全和這些新名詞中所含的新理想相反。我們的新理想，實質上就是上面所說的哥德底思想，就是說兒童底條件過失不過是一個包藏着美德的根苗的硬殼。但是他們却繼續教育着，彷彿依舊相信人類是天然就下流的，生來就有罪的，那惡根性是可以羈禁，馴伏，壓倒，却不能改變的。到了現代，人們在教育上都還沿用着那以毒攻毒，以惡攻惡的舊法子，却不曾改用那新法：讓「自然」安安靜靜

的去做他底工作，而我們只留意那環境，看他是否在幫助自然底作用。我真不信像他們那樣的，也算做教育！

卡萊兒 Carlyle 有一句話說，凡性格超越而有創造力的孩子，必有種種曠野而強烈的情緒做他底記號，要管理這種孩子必須用一種像鋼鐵一樣的訓練。不論是蠻橫的父母，溫柔的父母，他們都不懷疑這句話底真理的。現在一般人對待小孩只有兩種方法了，不是要想把小孩底熱情連根拔去，便是只得袖起兩隻手，連教化兩個字都不敢想起。

壓抑兒童底真人格，把另一人格硬栽到他裏面去，至今依舊是那班大聲疾呼着教育須得專門把兒童底個性發揚出來的人們所犯的普通罪惡。

他們還是不肯相信自私心在兒童方面是功罪相當的。同樣，他們也絲毫不肯相信惡的品性可以改變成好的品性。

教育是必須根據那個必然之理的，這必然之理就是凡屬過失決沒有法子贖罪，也沒有法子打消，却定要生出他們底結果來。還有一個必然之理就是順了進化底途程，一步一步的順應着環境底情形而前進，也可以把他們改變過來。只有達到了這一步的時候，教育方才變成一種科學和藝術了。到了那時，我們才能拋棄一切對於急躁的干涉所生的奇蹟般的效果的迷信；我們才能依照物質不滅的原理在心理界中活動了。我們永遠不相信靈魂底特性可以被毀滅。只有兩條可能的路；他不是可以被奴隸起來，便是可以被升到更高的水平面。

馬丹史塔以爾(Madame de Staël)曾說只有能和小孩們玩耍的人，才是能教育小孩們的人：這句話顯出她不少的透察力。要望教育小孩有好成績，第一個條件就是要自己先變成和小孩一樣，不過這並不是說那種模擬的孩子氣，和故意說出來的嬰兒話，這種態度，小孩子是一看就穿，並且深深厭惡的。這句話底真意義是

說要完全忘了自己，覺得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而且完全地單純地感他們所感，像小孩自己被牠底生活所吸收着一樣。他的意義是說要把小孩真當做平等人看待，就是說，要把一個人用來對大人的同樣關心同樣信託給他看。他底意義是說，不要照我們自己心中要變成怎樣的人而去影響他，却要讓他隨他自己本性是怎樣而去受印象底影響；不要欺騙他，或用暴力，却要把相當於他自己的品性的嚴肅和誠懇對待他。

盧梭在某篇中曾說一切教育上的失敗都由於自然並不把父母造成教師，也不為教育造出兒童。那麼假使我們終於服從了自然底指導，而承認教育底大祕訣藏在『不可教訓』一句格言的中間，將有什麼現象發生呢？

不讓小孩安靖是今日這些訓育兒童的方法底最大惡點。教育的本職，是要在小孩底內心 and 外界創造出一個美麗的世界來而讓他在那裏面長大。讓他在這世

界裏面悠遊自在，直到他進社會而與他人底權利底永存的界線相接觸：這便是未來的教育目的。只有到了那個時候，小孩的心理，纔真真能爲成人們所深明洞察，而不致於像現在這樣幾乎成爲一個人蹤所不能到的奧境了。因爲孩子祕藏他底本性不給教導者知道，是根據一種自衛的本能的。有些粗人對小孩發粗暴的問，例如「你心裏在想着什麼呢？」回答的話差不多一定是扯東拉西造了些謊。小孩子見了要主宰或不知尊重他底思想和意趣，不知體貼而反毀傷或嘲笑他所視爲最神聖的感覺（當客人前稱揚他底善或暴露他的惡，以及把他此一時所坦然放心承認的話作爲彼一時責備他的把柄）的教育家，一定要自己防衛。

人類沒有一個是能了解別個的，不但如此，有點耐性能互相容忍的人也是很少的。在父母子女的關係中，不幸這句話竟更加確實了，因爲父母與子女底維繫物是愛情，愛情最重要的原素是了解，而了解又是親子之間所常常缺少的東西啊。

父母都不知道人底兒童時期是一生中最需要安靖的時期，是一種外面好動而內面安靖的生活。兒童自己有一個廣大無涯的世界，他要進去，去和他生關係，去把他征服，去把他變成他種種夢想底目的物，所以最要大人讓他安靖。但是他經驗了些什麼呢？種種的障礙，種種的干涉，種種的糾正罷了，度日如年。孩子玩着什麼，大人要他放手；孩子做着這件大人要他做那件，他所考察的，所要求的，大人都去干涉。孩子隨他自己性質的指導所趨的一切方向都被隔離了，而逼他在另一方向發展。這都是由於大人誤用教導，過分熱心幫助這人類的小標本的緣故。却不知道這樣做去，不過是把他變成一組死的理想人物中的一個。

我曾聽說有一個三歲孩子他定要到森林去玩，他底乳母定要拖他進城市，因此號稱『倔強』。還有一個孩子六歲，被責罰了，因為她對同伴淘氣，喚她小豬——其實這也是對於身上常常骯髒的人一種常用的比擬。這些都是小孩底銳敏感覺爲

什麼會變成呆鈍的代表。小孩子本不懂得天堂地獄是什麼；聽說天堂對好孩子是怎樣情形以後，自然要問他母親，假如他乖乖地在天堂裏住了六天以後，可以不可以到禮拜六晚上帶他到地獄裏去玩一回呢？

小孩子從意識底最深處覺得他有淘氣的權利，並且不但要淘氣，尤要任性縱意的，是危險是快樂都不用大人顧問的去淘氣。從這種『不良品性』中把那輔隨而存在的良品性喚起來，就是因惡化善。否則，我們用了比這軟弱的手段去壓倒自然力而造出一種假品性來，就經不起『人生』所加上來的試探了。

我們空口說以善勝惡（或因惡化善）好像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實際上却沒有比找出實際的手段來達到這個目的更廣包更煩難了。說那一處不對那一處不好，比說要怎麼樣做才能把師心自用變成強毅，把狡黠變成優容，把好諂媚變成善接物，把浮躁變成目光四射，是容易得多。要達到這目的，是只能從這一層認識上出來。

的，就是凡屬惡性，若非從遺傳得來或有流於頑劣的危險，必然和善性同具於小孩心中，他們是一樣的自然，一樣的不可少，而且唯有片面發展過甚的時候，才會變成永久的惡質。

教育者貪便宜，要小孩子立刻變成完全的人格，於是逼着小孩去顯出一種非常度的自制力和一種對義務絕對犧牲的習慣來。但是到了成人的時候，這種習慣以可驚的速度不見了。請看學校中家庭中對待小孩過失的情形，我們是見了蚊蚋鵲眉的，小孩們倒不得不圓圖吞成人的駱駝。

要曉得自然教育底精髓是在小孩有十次過失，我們放任他九次，是在避免直接的干涉，因為干涉往往是錯誤，——而奉獻出我們底全注意能力，去操縱兒童底環境而讓他在內自由生長，而在旁察看那教育底進行。現在，寢食不遑地去留意於改造環境和改造自己的教育家，還是鳳毛麟角。許多教育大家，不過是靠一件教育

事業吃飯罷了，這種教育事情說不定從前就是把他造成模範的兒童的，但是今日奪了他們改造自己的慾望。一個人若不常常把自己接觸着進步的過程，常常把自己放在當時最好事物底影響之下，恐怕連一個略像樣些的兒童伴侶都做不成了。

教育一個小孩，就等於把一個靈魂底生死之權握在手裏，把一個人底腳放在一條狹隘的路上；就等於說，永不要讓我們逢到小孩底一雙冷眼看着我們，用無音的語言告訴他看破我們是不勝任而且不可靠。因為這就是一種貧乏的表示，就是說，損害小孩的路是無窮的，對他有用的路却很少。但是負教育之重任的人，幾曾有一時能想到那小孩子（那怕僅只有四五歲）已在考試着成人，看透了他們，並且用非常銳利的眼光估量成人底價值，反應每一個印象呵。一點點不信任，一點點不溫和，一點點不公平的行爲或可輕蔑的嘲笑，在小孩底精緻細嫩的心上可以留下畢生難磨的傷痕。而從反面說來，不意的友情和氣的勸告，公平的震怒，將在那據人們

說是像蠟樣柔軟，却對待他彷彿是牛皮一般的感覺上，留下一樣深刻的印象。

比較的看起來，我寧可說，倒是那種舊式的教育好些，因為舊式的教育以身作則，專在使自己完全純潔高尚，雖然並不創造人格，至少也不會毀損小孩底人格，現在這些做父母的人所費的心血，假如只有百分之一用來干涉小孩，其餘的九十有九能用來引導而不干涉，來做一種隱微的不可先見的預備，使小孩能從這裏面得到經驗，從經驗得到判斷，就好了，現在這制度是要把個人自己底發現，意見和原則，以不絕的指導孩子行為的方法印到小孩心上去，教育者所最夢想不到的一件事就是在前面的其實全然是一個新的靈魂，一個新的自我，他底第一而且主要的權利就是把他所接觸的東西細細思索，但是「新的靈魂」這字，在他聽來，不過是老人類中的一代後生，可以用舊方子所配的新藥劑來醫治罷了，我們教導那新的靈魂不要偷盜，不要說謊，要省儉衣服，要留心功課，要省錢，要從命，不要和長輩拗強，要背

禱告文，偶然幾次也要和人爭鬪，可以練習強項。但是誰去教這新的靈魂去擇他們所不可不走的路呢？誰能想到，小孩選擇自己路徑的要求是這樣迫切，外來的硬要使他們變成一律的壓力，就算是溫和，也能使整個兒童時期變成黑暗世界呢？

小孩子一生到世界上，是挾着種族歷來的遺傳性質以俱來的，順應了環境以後，這遺傳性質受到修正。但是小孩子同時還顯出一種與該種族的式樣相異的傾向，這是一種變化，就叫做個性的發展。假如我們不要那「順應過程」消滅這種由變異而生出的新性質，那麼必須用盡方法去助長一切自決的能力的發展，而那教師——那是必須懂得怎樣去合併與擴大這發展底結果的——只能在旁邊間接的使他們受影響。

教育的干涉，不論是用暴力或用勸告，總是削弱這種發展的，就算不把他全然毀滅。

家庭裏的習慣和小孩在這裏面的習慣，必須絕對固定，假如希望他有一點什麼價值。愛米爾（盧梭所著教育小說「愛米爾」中的主人公）說得很不錯：改變習慣，就等於攻擊全人生底要害，因為人生沒有什麼，只是一個習慣的網。

為什麼芸芸衆庶代代相承，一切只是沒有改變？為什麼文明燦爛的基督教人民，却繼續行着劫掠的事，而美其名曰交易；大規模的互相殘害，却豔稱之曰民族主義；強者欺壓弱者，有權者蹂躪無權者，却尊稱之曰政制？

因為人類用強迫手段繩治小孩，代復一代，把種種獸性的衝動閉壓在下面，却自以為已經連根拔去了。及至生存競爭——個人向社會競爭，社會又向國家競爭——開始，閉壓在下面的衝動依舊脫檻而出。現在所用的教育方法，不是感化的，乃是防堵這種獸性的。人類自原人以至今日，野蠻性情一個都不會完全除去，實際上就是這緣故。不過野蠻時代人還吃人，這種性質現在或者可說是已經消滅了。但據